

古今議論叅 廿九之七



經籍  
職官 内曹 外曹

漢書門	二四三六	九一六	一六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類	二四三六	九一六	一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6
冊數	16 ( 9 )
函號	367 108

367-108  
9-16









本與孔子同時乃所傾蓋而敬之其言宜有過人者  
十篇之中如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  
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宜直排其謬附會不經  
而乃以爲子華子之書可乎。晁公武謂元豐以後人  
所誣也。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孟取其事  
雜也。然理旣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其所註之人  
僞作者也。故高續古曰觀其詞攷其事則往往差謬  
而同異可見矣。魯連子戰國高士也觀其遺燕將書  
有曰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以滅名忠臣

布衣任  
天下尚  
可譏乎  
異哉張  
公

不先身而後君。詞旨激亮隱然出於戰國之表。非儀  
秦髡衍可伍。然以布衣遊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張  
文潛譏之當矣。墨子宋大夫也。著書三卷。而強本節  
用之道。雖有益於國。然兼愛之說。必流至於無父。故  
孟子深闢之。而程子亦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  
學。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管子二十四卷。朱子謂其  
主齊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疑後人之所托也。  
而聖門有所不道。豈非以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乎。就  
使心術曰心等篇。似側聞誠意正心之學者。亦假言



何曾押  
侮

耳。晏子十二卷柳宗元以爲後人採嬰行事爲之今  
觀其兼愛尚同等篇皆出墨子意者墨子之徒與太  
史公願爲之執鞭則其言必有可取者矣。老子著道  
德八十一篇以外已爲首其言大抵歛藏退守不爲  
物先而一返於自然此入於玄妙者也。然謂天地聖  
人不仁何背道之遠哉。柳宗元曰老子孔子之異流  
不得以相抗信矣。莊周著南華經三十二篇以逍遙  
爲首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  
而莫測其所之此極於宏放者也。然狎侮孔子且謂

聖人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何離道之甚哉。而李  
純甫乃以聖人目之謬矣。列禦寇之學本於黃老所  
著天瑞等篇其目有八宋人謂其簡勁宏切似矣。然  
論生死而謂生生者未嘗終似輪迴不息之說也不  
幾於荒唐無益乎。荀况之學雜於申韓所著勸學諸  
篇其目三十有四楊倞謂其根極領要似矣。然以性  
爲惡以禮爲僞而譏毀子思孟子何其昧於禮性乎。  
左丘明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  
終於魯悼公列爲國語二十一篇柳宗元謂其闕深



古今讀詩卷十一  
三  
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者也。而其說多誣淫不  
槩於聖。予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不論其是非。故  
作非國語序。其不滿於後世如此。先秦合東西二周  
秦齊燕楚宋趙魏韓衛中山十二國。分爲三十二卷。  
名曰戰國策。高似孫謂其叢挫少論。同異錯出。言詞  
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以劉向較正。卒不能正其淆  
駁。故作戰國策考。其致議於後人者如此。武子十三  
篇所論。先計術而後攻戰。先智謀而後料敵。用兵之  
道。明白周備。故戴溪曰。其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

於仁義信矣。或者以兵流於毒。自武子始。非窮本之  
論乎。吳子一篇。雖曰談兵。然尚禮義明教訓。而其書  
幾乎正理。觀備果戒約之言。信將家之律令。而在德  
不在險之論。其戰國之名言乎。惜乎刻薄少恩。不見  
與於君子也。慎到韓非刑名之家。隨於曲學而不知  
仁義之治者。但到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  
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殆猶儒者君爲輕之意乎。非  
也。薄仁義而重刑名。背詩書而課名實。東坡謂其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不其然



哉。申不害、商鞅嚴峻之徒，皆倡爲異論而不顧先王之道者。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非以好刑名而言多刻薄乎？商子變亂舊法以戕賊天下，而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是何其誣聖人也？范蠡子書極陳法之變窮，曆數之微，其爲術亦精奇矣。其言之妙者，有口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蠶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非有得於此乎？鬼谷子書竊易卦之神達，老氏之幾，抑闔誠多方矣。其言之粹者，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

之類，非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者乎？呂不韋乘勢致富，貴而行不謹，功業固無足觀，然著於春秋。若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於任人，用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而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其言亦有可取者。淮南子與蘇飛、雷被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其書。雖駁雜不一，然論君道也。則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己。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論用兵曰：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其言亦有可用者。賈誼以英銳之資，抱



器自負而新書數卷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揚而雅故司馬遷謂其有功於後但其學本縱橫之習而以孔墨一言之程子識末之譏不亦宜乎劉向以通達之才善屬文而以新序說苑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故先儒謂此書為漢規鑒但其學好神仙之流而謂黃金可成焉楊氏不知義命之惜其能免乎桓寬鹽鐵論當時所共議者今觀其問荅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大過於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趨

向可知矣王充論衡乃其所自著者觀其為言非不敘天時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但足以觀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後世蔡邕見之以為談助宜然矣元次山書十卷辭章奇古不蹈古今其曰人之貪於位貪於權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廢棄美哉斯言乎皮日休隱書六十篇立意峻絕善得事情其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尹文子一卷謂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劉向斷為刑名家者也。但其為民之心順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亦足以善其國。而仲長統獨好之。則過矣。鄧析子所著二篇以下。諸侯實為嚴酷之行。如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曰日貴明耳。貴聰心。貴公。雖其言足以資治。而要其人則李斯之輩矣。子家未盡。而不能自立者不必舉。

古今史學得失

瞿景淳

史記司馬遷所作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揚子雲以良史目之。似矣。然伏羲之畫卦。萬世文字之大原也。知考信者。寧忍棄耶。遷乃忽畧聖經遺編。不錄安能逃朱子之所短哉。西漢書班固所成也。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呂伯恭以左傳擬之。似矣。然人生之節義。萬古名教之大原也。知所重者。寧弗尚歟。顧乃輕賤民彝。非斥不與。寧能追范氏之所病哉。范曄東漢書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違天理。論張騫馬勇之使西。



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烈女志。王喬之鳧屨記。左慈之羊鳴而貨殖藝文志。又闕焉。或者議其言多迂誕。事多詭越信哉。其後荀悅省班固之煩作西漢紀。而體制近古。表寵剪范曄之穢作東漢紀。盡得去取而詞約事詳。可謂嘉史矣。然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體無輕重。而是東都之事。入西京之傳。紀載安在哉。陳壽三國志以父髡之憾。而遂短諸葛之將才。以索米之故而。不立丁儀之列。傳甚者。蜀以寇書之。魏以帝繫之。使非習鑿齒尊昭

烈以正統。辨曹操爲篡賊。則壽之失何日而可裁乎。晉史起于晉之諸臣。終于唐之房褚。然文騁駢麗。唐太宗親撰四贊。蓋欲掠其美以傳後也。宋書據承天之紀傳。因采摭以成書。然事雜魏晉。沈約增志符瑞。蓋欲專其功以誇人也。蕭子顯因江淹事。齊有文名。初創南齊志。而爲齊書。卒之才本卑弱。徒事乎雕鐫藻繪。則子顯之罪也。姚思廉因父察事。梁爲史官。祖竇梁齊書。而畢父志。卒之將祖父揚名而言多不實。則思廉之過也。后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也。



收以恩怨之曲筆快報復之私情毀譽不公而穢史  
之號立北齊書作于李德林而終于百藥也百藥避  
唐朝世民之諱而畧世宗世祖之號遷就弗端而曲  
學之迹見終于崔師仁者後周一書也先脩于牛宏  
而所務非清言再經于德柔而所圖非因實宜晁氏  
以非實錄譏之作于李延壽者南北二史也剛畧繁  
蕪編摩簡徑宜温公以佳史許之但不作書志制度  
弗彰恨其未備非過當焉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  
脩述者非顏師古與孔穎達乎書兼衆善而集故倫

理有序而典故不遺本未兼舉而事迹詳備史而若  
此誠可嘉矣故鄭夾漈曰遷固以來皆莫能及豈虛  
語哉以舊唐書言之唐之府兵近古而制屢變更其  
未也則壞而爲禁軍此亂之所繇也可以弗志乎藩  
鎮專地而力相併吞其甚也則起而弱王室此變之  
最大者可以無表乎悉心奉國如長孫無忌當代之  
功臣也顧與奸諛之敬宗並書起衰濟弱如韓退之  
振古之豪傑也顧與浮誕之禹錫同傳以文苑目劉  
蕢是畧其鯁直之操以外戚例吳淑似沒其卓異之



文家最  
病

行。此皆其失之較著者也。曾公亮之言曰：敘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著，事實零落，誠確論矣。歐陽脩、宋祁相與討論舊文，釐正義例，續成而志，撰立四表，刪其傳六十有一，而益之以三百三十有一，所謂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蓋言有大而非誇也。故伊川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然削去詔令，使一代王言之無徵，好用奇字，使後世讀者之易厭。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景洪之將紀，以為麗洪，景傳以為晏麗，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糾繆，死

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焉能以無失耶？故元城譏其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不誠然哉。師春秋之意以治法而正亂邦，此歐陽脩之五代史也。觀其立傳之例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罪背唐附梁之人，而六臣之傳以彰誅更事歷代之徒，而雜傳之名以立文簡而發事詳，而核誠可以比良遷，固而下視諸史也。但出帝之論亦有類濮園之譏，韓通之死不得沾節義之榮，亦不能不起識者之議也。



司馬文正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周威烈王終于五季  
集爲資治通鑑既又攝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觀其  
首書三晉大夫爲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皓  
爲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闕魯仲連之射書聊  
城譏曹操之分香賣屨辨遂良無譖劉洎之語謂陸  
贄無報竇叅之心存蘇張之縱橫遊說欲見當時辨  
說之覆邦家也辨嗇夫之佞給馳騁欲使知小人之  
利口無益也故其言曰臣今所述蓋敘國家之興衰  
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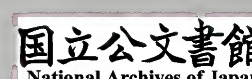
溫公以  
正名爲  
細事故  
有此等  
失

戒○惜○乎○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記○此○晨  
之○年○闕○中○宗○之○號○削○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何  
舛○耶○故○論○其○剛○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不○能○無○憾○  
雖○以○胡○文○定○舉○要○補○遺○之○作○亦○何○以○救○其○失○哉○至○若  
劉○恕○之○通○鑑○外○紀○始○於○黃○帝○以○踵○司○馬○遷○之○失○終○於  
威○烈○王○以○補○溫○公○之○闕○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以  
爲○作○史○之○法○而○服○溫○公○之○心○矣○金○履○祥○之○通○鑑○前○編  
始○於○唐○虞○以○明○君○道○之○盛○終○於○九○鼎○震○以○著○天○道○之  
極○其○所○議○論○深○得○朱○子○之○意○而○有○功○於○斯○道○者○也○但



其文皆典謨所載春秋所記則亦贅矣若夫繼麟經而為諸史之折衷者其唯朱子綱目乎綱目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表歲以首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因年以著統則統著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畢舉而鑒戒昭矣分註以備言則衆目畢舉而幾微著矣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偽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伯之意春秋曰公在

乾○侯○綱○目○則○曰○帝○在○房○州○春○秋○曰○王○出○居○鄭○綱○目○則○曰○帝○出○奔○蜀○春○秋○嘗○書○立○煬○宮○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禮○也○綱○目○則○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郊○書○焉○春○秋○嘗○書○有○年○於○桓○公○大○有○年○於○宣○公○矣○綱○目○則○有○年○書○于○蕭○梁○後○唐○大○有○年○書○于○永○平○貞○觀○開○元○焉○四○皓○之○安○惠○帝○從○首○止○之○與○呂○后○之○立○少○帝○得○分○註○之○例○削○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所○以○示○天○下○之○大○分○也○去○則○天○之○僭○號○存○中○宗○之○紀○年○所○以○正○天○下○之○公○論○也○大○夫○楊○雄○繫○於○莽○非○誅○奸○雄○於○既○死○乎○處○士





古今言論卷之十一  
陶潛繫於晉非發潛德之幽光乎其間微言奧義不可悉數而大旨之所在要皆在於明正統之歸也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壽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桎有通鑑續編歐陽玄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竊嘗考之宋史其本紀所以述天子之大經大法也而乃委曲泛濫兼收細行甚或下及於臣事列傳所以錄臣子之嘉謀嘉猷也而乃綴緝叢委誇詡爵寵遂使猥同於家乘紀典禮而拜俯之臚賚屢書載儀衛而名物之瑣細迭見道學儒林一途也而別爲

兩目未必人物之皆當忠孝隱逸殊行也而採及百人未必名實之相符此皆其失之尤大者若其間煩章冗句不知所裁又未易徧舉也阿魯圖之言有曰先理致而後文詞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式矜彝倫賴是而匡扶殆虛語耳竊史莫良遷固然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漢書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而張輔著論優遷劣固則作史之煩省得失可知矣愚以爲作史者上之任夫人也貴行乎四事而下之任其職也貴稽乎五志而參之以三科何謂



四事曰重委任不以他務亂其心思也。曰假歲月不以速成致其率畧也。曰專職業雖有選擢不令輒去也。曰訪遺書凡有著述無不搜羅也。舉是以課史職則意嚮篤而在上之道盡矣。何謂五志曰達道義曰彰法戒曰通古今曰著功勳曰表賢能此荀彧之論也。而于寶釋之以為若體國經野之言也。用兵征伐之權也。忠孝貞烈之節也。文告專對之詞也。才力技藝之殊異也。則書之何謂三科曰敘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此劉知幾之論也。而知幾釋之以為若禮

儀用舍節文升降也。君臣邪僻國家喪亂也。幽明感應禍福萌兆也。則書之執是以例史法則筆削嚴而在下之道盡矣。上下道盡斯史書之成美善可必也。文懿公又有言脩起居之廢以慎言動錄留中之疏以闡幽忠。此二語史職尤不可不知。



影以聞幽忠出二精史漸亦不可不味  
 文○體○公○又○有○言○訛○或○風○之○類○以○欺○言○燿○驗○留○中○之  
 去○下○之○實○盡○矣○上○下○實○盡○祺○史○書○之○如○美○善○可○必○也  
 懃○師○師○前○此○也○似○書○之○持○是○以○何○史○哉○似○筆○稍○類○而  
 對○則○含○諷○文○代○列○也○昔○曰○味○翰○園○家○喪○漏○也○幽○即○風

續史

瞿景淳

自班固斷代為史歷世踵之人出新論家立異見故  
 一帝而數紀一人而數傳天文出於璿璣方域定於  
 禹貢五行本於洪範而每代作志郡邑各為區別禮  
 樂自為更張此表志之未同者也居攝不附於漢平  
 孺子下列於新莽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帝  
 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南謂北為索虜北  
 謂南為島夷尊中興則黜永元顯義寧則隱大業錄  
 光宅則畧嗣聖此本紀之未同者也班固深排賈誼



古今言部 卷之五  
范曄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簫。魏收以爾朱可方伊霍。房彥謙以玄齡而擅名。虞荔虞寄以世南而立傳。甚者晉史黨司馬氏而魏之王凌。諸葛誕母丘儉遂爲叛臣。齊史黨蕭氏而宋之袁粲劉秉沈攸之遂爲逆賊。此列傳之未同者也。王通氏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若此者謂之無徵可也。梁吳均作通史，自太初以終齊室，蓋主史記而參以兩漢紀傳，統六百二十卷。說者謂其上下通達，臭味

相依然，列傳未成而成者，又遭煨燼。至若宋庠之通譜章衡之通載，大抵皆編年之書也。司馬光乃取十六史凡千三百餘年之理亂彙爲一書，號曰通鑑。神宗序之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此非取諸其事而會通之者乎？唐杜佑作通典，自上古以終天寶，蓋以正典爲未盡，而參益新禮統二百卷。說者謂其綱領宏大，考訂該洽，然節目未備而備者頗欠精當。至若馬總之通曆，宋白之續通典，大抵皆經制之書也。元馬端臨乃廣祐之九門



曰天文曰地理曰禮樂曰兵刑曰財用曰職官曰學  
較曰封建曰戶口爲二十四日萃爲一書號曰通考  
本之經史而可據會之典禮而可行當時儒臣稱之  
曰纂集今古殫盡精力濟世之儒有用之學此非取  
諸其法而會通之者乎夫脩史之難無出於表志班  
固范曄無表而陳壽李延壽無志温公馬氏其學術  
非不能參稽互考以擅一代之述作蓋温公之鑑有  
意於本朝之弊而馬氏之考亦所以補温公之遺也  
若宋南鄭樵通志取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與法而並

錄之蓋有志於會通者其所撰二十畧自謂前十五  
畧出其胷臆不涉諸儒論議後五畧雖本前人之典  
亦非諸史之文自任蓋不淺矣然今觀之器服失之  
疎藝文失之贅較仇金石博物之技也昆蟲草木禪  
官之說也不可以言立法本紀世家荒誕並述列傳  
載記繁蕪未刊不可以言紀事且佑生貞元問通  
典所載止於天寶樵乃全用佑文自宋以前闕而不  
續謂非諸史之文不可也樵譏遷採摭未備又譏固  
專事剽竊至其所自爲書不免蹈之述作豈易言哉







百八論言卷之七十五  
已。歐陽氏之作五代之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  
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  
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為主  
而瑣事靳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  
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弑而書崩而其事詳于  
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比徒詳於家人  
傳而吝爾子晉王之冊著于四夷附錄為中國諱也。  
有列傳以為之區分有雜傳以為之彙括而一行之  
次於死節死事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

也。所以恥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  
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日貫穿八姓  
十國如一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嘗試統而論  
之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  
繼禰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為原。  
等而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為止。此亦作史者  
之表職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後則又有可得而  
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脩端之  
議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為北



古今詩話卷之五  
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石符姚之載記盡削帝謚陵號以比四夷稱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旣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脩三史時。正統之論誼。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王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

盡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憾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爲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爲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迂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缺畧亦不



古今詩話卷之五  
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攷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未綴數語。謫其奸邪首尾兩載。褒刺失據。不巳疎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巳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島夷索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攘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

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嚴事讐之討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辭。不巳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統以後。續成于三年。自開局以至削藁。皆不過五六月而已。以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勵而成書。非有老于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摠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藁草而已。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



古今議語卷之五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于歐陽又况於所謂後談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者乎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論者惜之雖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遂可凌磨宋而上之乎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曆起居因仍往事輜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穿掌故羅觀放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于國初秦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係楚於秦所以係漢于

楚也龍鳳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嘗諱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偽周之事一時遺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牴牾即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聞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溺之事青田牧豎之言傳訛增益其誣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爲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



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旣成乃修長編。漢則劉攽。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事者也。今之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爲卷僅三千一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做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凡君事四曰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井如也。做而爲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琬琰之

錄彙聚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畧之輯先疏其人而詳係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行元一代之人物薈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茂如也。做而爲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間。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



史家不讀此文不得

周勃而史官錄事曾不啻其鞞刺毒也蓋即之  
其四齊平其人而少李騰官言也首天中聖則繼  
然之而既軒之舉舉矣此則謂孔史事昔也昔夫史  
軒蠟燭書呈于中無以古天曾之書莫或也此則  
信於文五法亦一分也人必奮其力獲卷之中今也  
畧之雖去報其人而新其車自曾國新定以意也  
殺氣聚寒壯限疑以計來對而天入燕天曾各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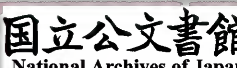
諸家

經史已見詩賦別集俱不列

班固

藝文志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唐虞之際  
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  
微而碎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  
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折儒學寢衰此碎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義和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衰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鈇折亂而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于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明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

恃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然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兵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時順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其守攻之勝者。

也。總結一段。依通考纂去。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

悍非湛密者弗能繇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

能服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

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

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

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

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于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

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初一日五行次。二曰蕭用。

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

五行之事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歷之數。而分為



一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于世。寢以相亂。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及至衰世懈于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罷熊虺蛇衆。

魚旒旃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參卜筮。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繇人與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雉登鼎武丁為宗。或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吉凶貴賤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都唐。庶得麤。猶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有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古今談論卷之五  
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情而游求于其外也聊以盪  
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留中或者專以爲  
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所以教也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  
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和政漢  
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論文章

譚元春

衡古今之文者貴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又以人之  
正識已之不正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不下  
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更甚六子班固  
譏子長不通於聖人范曄譏班固未遯於目睫之論  
然則古今文章豈真無定論也愚以三代以前初無  
文字而訓詞爾雅止於自暢其情明白坦夷人人誦  
之不厭此卽文之宗也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  
蘇亦本其意義而行文是以獨可頌法而楊子雲則



以○艱○深○竊○之○惟○竊○之○故○不○傳○使○子○雲○自○爲○子○雲○之○文○  
非○鉅○手○乎○使○子○雲○自○爲○子○雲○之○文○不○亦○自○有○明○白○坦○  
夷○者○乎○卿○雲○喜○起○偶○然○天○機○之○鳴○耳○不○知○何○時○有○詩○  
人○之○名○三○百○篇○以○詩○名○皆○里○巷○士○女○雜○採○節○錄○之○語○  
而○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斲○唐○山○夫○人○猶○有○遺○  
響○降○而○蘇○李○之○古○十○九○首○之○古○三○蘇○之○古○曹○氏○之○古○  
以○至○於○六○朝○三○唐○窮○工○極○巧○致○精○盡○微○非○宋○詩○之○所○  
能○及○則○性○情○之○妙○不○覺○爲○理○學○掩○也○雖○然○揚○雄○亦○自○  
有○傳○千○古○之○文○宋○人○亦○自○有○傳○千○古○之○詩○也○雖○然○韞○

蘇○工○於○文○亦○有○最○工○之○詩○也○李○杜○又○工○於○詩○其○小○文○  
小○序○亦○自○古○質○不○類○今○人○也○夫○古○今○人○之○詩○文○何○以○  
可○傳○傳○其○精○神○之○不○朽○於○天○地○間○者○耳○其○似○歌○似○哭○  
似○喜○似○嗔○似○明○似○滅○似○猖○似○披○者○一○盡○寫○之○於○詩○文○  
而○詩○文○爲○若○人○存○其○不○可○朽○之○精○神○並○若○爲○若○人○留○  
其○未○嘗○死○之○鬚○眉○笑○語○與○後○人○相○發○相○吹○於○無○窮○若○  
之○何○而○不○傳○必○如○昭○明○文○選○之○黜○蘭○亭○序○曰○以○天○朗○  
氣○清○一○語○晉○人○問○古○詩○何○者○爲○佳○曰○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爲○佳○宋○儒○謂○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漢○



無文章止有出師二表李獻吉勸人無讀唐以後書  
 李濟南取秦時明月漢時關為唐絕壓卷此皆不通  
 於詩文之精神而執其一意以究古人愚所不敢也  
 開口四語是聖賢真正學問艾千子先生貽周介  
 生先生書云文章之道大要在克已而已惟克已  
 故能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惟克已故能以人之  
 正識已之不正先生又有言師古文猶師古人也  
 古人有羿易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  
 則彼亦古人也占人之文何以異此惟不盡師古

人故知今人之文亦自有勝于古人之文惟不盡  
 師古人之文故知今人之文亦自有勝于古人之  
 文

卷二十五 終



先生先言云文章之道太要在克己而已而己惟克己  
 故能以己之止識人之不正惟克己故能以人之  
 文也之不正先生又有言師止文會同古人之  
 也。○  
 古人○之○文○好○味○今○人○之○文○亦○自○首○類○于○古○人○之  
 人○好○味○今○人○之○人○亦○自○首○類○于○古○人○之○人○好○不○盡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六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粵郊子所論古官詳矣樸質久遠斷自舜典周官

舜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受。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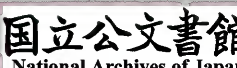


而無。○其。○言。○志。○烟。○來。○言。○輦。○未。○軒。○味。○輦。○人。○音。○哀。○請。○無。  
日。○夔。○命。○也。○典。○樂。○楚。○曹。○于。○直。○而。○賦。○實。○而。○栗。○隔。○而。○無。○氣。○簡。  
寅。○直。○若。○卦。○散。○卧。○耗。○蘇。○首。○藹。○于。○夔。○請。○帝。○曰。○命。○卦。○楚。○若。○帝。  
典。○烈。○三。○甄。○命。○曰。○卧。○夷。○帝。○曰。○命。○谷。○卧。○也。○卦。○楚。○宗。○風。○交。○卦。

周官

此六官之綱也三百六十之屬備詳周禮弗具載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  
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  
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虞周官制只此一言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民。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三公三孤。本註以論道弘化等語分屬。愚意論道便是弘化。燮理便是寅亮。不過一事而已。但公主之孤。佐之看本文。貳公二字。已有分曉。為分屬之。

說似非也。官不必備。句連下節。弼予一人。句連上節。尤見古人文字之妙處。

施爾奮曰。師保傅前人也。明解之矣。就中又分公孤二字。未說破。愚謂主之者當集思廣益。故稱公佐之者忌附和。雷同。故稱孤。







古今詩話卷之十一  
五  
興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秦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少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

制皆近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魏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闔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燕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奏章尚書之官于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



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  
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繇中  
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  
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  
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于是丞相御史  
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  
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內  
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  
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官

官與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  
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繇以盛衰  
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  
遣丞相掾史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  
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燕見言  
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  
用事相乃奏列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  
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



古今言部 卷十六  
盡歸于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于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成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又移于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

是以太尉楊秉奏候覽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東漢之甚者也。而其原定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脈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于法度之外，使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俱不領於大臣，以至玉府財用



之○司○非○大○臣○之○所○預○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  
盈○之○名○庫○夫○誰○得○而○稽○之○女○寵○近○習○之○嬖○非○大○臣○之○  
所○統○攝○則○母○后○稱○制○下○令○不○出○房○帷○刑○人○操○握○國○命○  
或○膺○封○土○夫○誰○得○而○制○之○蓋○事○權○兼○則○治○散○則○亂○合○  
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  
矣○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原○

職官論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  
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  
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  
已○卽○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  
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  
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關○於○九○卿○郡○守○取○選○  
焉○而○不○爲○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矣○太○尉○爲○丞○  
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



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朝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獨諄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顛也其內宰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

何人說  
得

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整整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諄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



古今言論卷之六  
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競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論官司

金聲

君不宜與下同功下不宜與上同德上無爲而下有爲也故上必有爲則不主下安無爲則不臣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其來尚矣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人則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任推而下之至於守令其最與民親者也上焉者弗如也推而上之至於相而止可以與其君擇吏者也散焉者弗與也宰相得其人天下無不得其人守令得其任天下無不勝之任而或彼焉或此焉所繇以治之路不同要皆卓乎其有樹



古今言論卷之二  
者未可輕議也。若夫相之下守令之上。其委蛇逍遙於其間者何人也。愚居田間。固目見守令者之爲矣。真循良卓異。雖以皇上今日臨軒注選而論之。固不得治。非不得治。守令固不得自治其民也。所意酸心憐甚。以爲無罪者。忽不得不忍而箠獄之。所大切齒。不能平。或不敢不袖手觀其徜徉也。所以然者。非壓以鄉之豪貴。則臨之以大吏也。夫在約思純其靜已甚。或以言論折衷。初亦無嫌。今之婆婆郡縣。豈誠爲其宰其治。單父者乎。爲我取鋸爲汝播芳。互相酬

易而已。至於勉事上官。無失名譽。宣帝所謂踐薄水以待白日。觀之今日。如取如携。如其不然。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過失。譴呵及細微。度責不量力。郡縣安得不內自刻。流至衆庶。且夫郡縣如此。其多也。昔人謂止擇十使。尚未得人。况至千百。安能盡稱職。而又矧其驅之以此也。今者幸逢聖明。所注意固不宜出此。雖然尚不惡此。自見風度。以爲諸有位紀綱以佐吾君。固吾相事矣。夫婦女蘭押。非所以居三公之位。然則令下之日。而元勳撤聲樂。京兆減騶從者。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六  
斯其人亦表表也。彼其真氣固能奪人也。孤子語孝  
黷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不親其事不知其難。  
故盛氣者至有使我居此數月則天下無事之語。斯  
其人誠躁妄顧何可以當其事而竟不懷此心哉。夫  
上與下異計。利于家而害于國。則主弗爲國利焉。而  
身無利則臣亦不爲。而或至蒙死而爲之者。則法之  
爲耳。其伎倆亦似各成本領。慮難旦夕。盡要不得。謂  
朝廷乏人。夫人固誠不必如東方所云。周召爲丞相  
太公爲將軍。伊尹爲少府。后稷爲大司農。而子路爲

執金吾者也。今併且歷數。祖宗朝人卽若諸葛蕭  
何輩。初不必今日無之。今獨少一。審子耳。今天下用  
智太深。莫不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籌其纖悉而爲  
萬全之事。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長便也。夫祭貓爲  
其食田鼠也。祭虎爲其食田豕也。不然則固鑄金爲  
人而無食祿之費也。上設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節行事其主者。宜未之有。夫將俟之矣。  
此賈太傅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談也。悲夫。



其女且其... 萬全之舉也。人引之味非却野之具也。此夫祭辭為  
皆太烈莫不惜其對而為可也。此善其鱗悉而為  
而輩味不心今日無之今歐少一審于耳。今天下用  
持金吾昔也。今并且翹嫺。 肅宗時人唱昔昔昔蕭

宰相

蘇轍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  
人才為職者也。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職論百官。進賢使  
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為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  
美品擯棄而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  
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  
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繇節度



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山專三道。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哀歛。以中帝欲恨。悻之聲滿天下。及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卽譎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見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賞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遂叛。帝跳梁。繇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於如此。林甫性陰密。而柔令。若可親近。崕穿深阻。卒

不可得。公卿不繇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尚書盧綯。按轡絕道去。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卽譎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于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媮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卽令宣慰。李希烈竟爲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卽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誓言自肆。繇



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明皇在蜀與  
 裴士淹談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  
 士淹因曰陛下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  
 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  
 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  
 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而陛  
 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人君任相如明皇于林甫德宗于盧杞自是偏溺  
 取敗若漢武丞相多不委任驟遷數易有如馮舍

相之被殺者凡五

劉屈氂腰斬李蔡嚴青  
 翟趙周公孫賀獄死

至後來

不敢拜命其視丞相為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  
 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  
 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石介有云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才不求其人  
 但以年高久次或柔弱易制或邪佞諂進或結托  
 外戚或附麗中人便居具瞻之地處論道之職姦  
 邪者則立權作福鬻官賣法以亂天下軟弱者則  
 承意順旨循默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



隳紀綱宰相之任何可輕授也

公孤之職實以論道經邦本朝大畧間為武職

兼官死後贈典而已故弗采云然則坐論之責宰

相得不全受之乎

此等文字皆自大猷輩以下莫不謂之責宰相也夫宰相之職實以論道經邦本朝大畧間為武職兼官死後贈典而已故弗采云然則坐論之責宰相得不全受之乎

議侍從直宿以備顧問疏

司馬光

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

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

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

者一則欲使下情通上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

否才器所任是以陟降取舍皆得其宜



乞侍從與聞邊事疏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  
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  
無繇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係于安  
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

論經筵事宜

程頤

伏惟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  
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  
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  
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  
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  
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  
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



古今言論卷之十六  
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  
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  
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  
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  
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進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  
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  
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  
講者。獨立于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於義理  
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  
為訓祖以養主上尊肅重嚴之心  
藉昔圖立干斷為辨於今茲特令坐藉  
以就養聖懷莫敢以此召辭聞  
雖嚴召察其昔皆坐而  
亦莫敢以此遺限制事  
兼賦其養之式限制制  
北

開經筵疏

楊士奇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  
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  
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玉人求多聞，時維建  
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  
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六  
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  
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  
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卽他日輔導之臣不可  
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自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  
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  
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左右庶不正之  
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

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  
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  
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  
之左右乎



言。蓋言。則。禍。漸。聚。也。此。亦。常。人。尚。可。對。對。而。以。天。子。  
與。善。人。處。收。人。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收。人。鱸。魚。之。  
巷。觀。昔。趙。父。有。離。情。於。外。來。於。去。其。獲。難。矣。古。語。云。  
舉。燭。燐。於。暗。言。變。對。立。以。示。日。不。五。皆。皆。宜。早。去。之。

上言講學勤政疏

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  
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  
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  
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  
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甚悲。  
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  
臣工戮力同心。嘗膽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  
文。即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昏心沃心之



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不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

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卽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



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鵷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宗祖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遊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皇上之精神既與群臣不相浹。治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箴之爲弁髦。此何禮。

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皇上之精神既與群臣不相浹。治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箴之爲弁髦。此何禮。



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勳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

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鑒。但蒙省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古今議語卷之六  
十五  
文起先生方今第一人也。忠孝文章何篤生一門。如此。

○總○觀○姪○帥○蒙○取○人○臨○華○于○極○王○今○詣○臣○姪○啟○學○之○齊  
○尚○書○王○孫○慎○蘇○韞○豐○瀨○獻○品○望○策○蹇○出○借○人○臨○荆○干  
○亦○以○臣○告○我○皇○土○昔○耳○去○昔○為○榮○隕○升○昔○不○費○員  
○以○發○各○寶○百○其○對○學○之○榮○專○宋○末○季○可○為○未○望○亦○未

論翰苑

馬端臨

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  
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  
之時講讀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  
而翰林唐史志以為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  
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略不叙述則為闕  
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  
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  
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



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謂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所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之學。之類是也。至于出入禁闈。特被親遇。叅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

丘瓊山先生曰。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體制言詞。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漢世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居禁林。嚴密之地。馬我。太祖元年置翰林院學士承旨。待制應奉等官。十八年革舊銜。定翰林官制。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修撰編修簡討。以爲史官。是



前代代○言之○官○經○廷○之○職○秘○書○供○奉○之○任○起○居○言○  
動○之○注○皆○屬○之○翰○林○一○司○其○職○任○大○非○他○司○比○也○  
受○其○官○者○自○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忠○誨○以○効○規○  
箴○豈○可○但○緘○默○而○已○耶○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  
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有○權○而○後○能○壽○  
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  
者○無○以○饗○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  
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  
躡○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  
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  
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



古今言論卷之六  
九  
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  
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  
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  
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興  
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  
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  
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  
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  
其名爲經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  
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  
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  
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  
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  
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  
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  
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



古今言論卷之十一  
聞馬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之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論諫職

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于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策。言有常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人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馬有父母之恩。馬有朋友之勸。馬否無不

此唐虞所未及



替可無不行不三四年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帶刀  
 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  
 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  
 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備召見次不得參時  
 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  
 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  
 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  
 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  
 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而欲收絲綸

之超廻日月之光何禪于萬一乎。

歐陽修

今世之官自九卿至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  
 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封而逾境雖賢守  
 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其身部鴻臚  
 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政排行並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  
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  
不奏事庶臣罷廷劄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  
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  
文。歐。歐。日。日。之。之。出。出。阿。阿。軻。軻。干。干。萬。萬。一。一。乎。乎。而。而。已。已。而。而。欲。欲。收。收。絲。絲。綸。

諫官

歐陽脩

今世之官自九卿至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  
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封郡逾境雖賢守長  
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  
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  
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  
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



古今論衡卷之六  
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不是。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行其道。諫官專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議於君子。有司之法行。平一時。君子之譏著。平史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良可懼也。

論臺諫

蘇軾

此最  
夫弊  
本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論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拆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



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論姦臣一段最爲刺骨然非選擇端方骨鯁安知不卽與姦臣爲姦耶

論臺諫橫議之禍

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於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爲者則在於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焉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於上而無所復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之大議曉然有所別白而其人君亦



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者亦足以遏天下之橫議而不至於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於上臣子奉行於下無敢誼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夫或失於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之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以攻大臣之不便於也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

病於天下而其臣紛然而擊之又紛然而和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於是有貶斥削奪之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於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忿於是

有流徙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於貶削以去攻天子之寵臣而至於流徙於外則天下群然稱之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舍是無以自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人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安也其智足以遏突厥







百今請言卷之六  
之近習凡周人之布滿于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于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

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繇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陸長源言其弊之曠則曰光祿不供酒衛



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大農少府復分于戶部。大常宗正復散于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于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于光祿。又任于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繇也。循漢唐之名得周之實。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幸有國朝之制。馬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鴻臚則糾察在京刑獄。是

也

省之  
誠是

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各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于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







為右較書

辛慶

博士弟子者

伏

有任為侍中

史丹九男

為軍司空者

杜延

有任為郎

蘇武劉向孔光子男放為侍郎虎賁郎皆父死

子

任為中郎將者其制固不一矣清耶濫耶吾固未

暇議獨恠夫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王吉欲除其令

以求賢故萬年教子以誦方朔教子以容豈非上人

之積弊哉唐人任子之法有所謂三衛七等者有所

謂親事帳內者有所謂納課品子捉錢品子者其目

固不一矣當耶否耶吾固未暇論獨喜夫唐人有學

較之教至使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是故柳子教

子以廉韓子教子以學豈非上人之激勸哉宋則參

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魏延信

以宰輔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子為寺

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杜彥鈞以昭憲后之姪從太

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是戚里未有奏蔭也王

德用以樞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二十年而德用僅

為忠佐是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則奏蔭之法不亦

嚴乎然此未足為嚴公卿之子未任之前則命入學

以教之既學之後復立較試以考之其已試者復嚴



之覆試則以身年誦書三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者復親爲之引對。對果精然後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爲嚴歟。是故奚嶼以坐補叁郎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叁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耶。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業未精而黜。噫。引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後世任子之法。去嚴而尚寬。推恩之例。有隆而無替。其弊不可勝言。是以范仲淹富弼極言冗濫之弊。李東之范鎮請定補蔭之法。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脩業藝。此孫林之請也。

也。臣僚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刻之請也。青

哉斯言真萬世之藥石矣。隸各都督府。十六行

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所。教所三百

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

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



家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純亦以學業未精而黜  
 噫引對未精後俾再學嚴何如耶後世任子之法去  
 嚴而尚寬推恩之例有隆而無替其弊不可勝言是  
 謂慎言真萬世之藥石矣之弊李氏之流  
 此言不指刺于學士辭也皆指此而後之辭也

武爵

王世貞

職方考鏡兩京都督府分隸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  
 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郡牧所三百  
 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  
 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  
 四百六十三王世貞曰 國朝兵制永樂八年北征  
 始分步騎為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寧遠侯何  
 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  
 廣恩伯劉才督右掖尋別選輕騎為前哨命都督劉



古今諸言卷之二十一  
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太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景泰中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緩急是爲團營而以兼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

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敢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嘉靖庚戌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將較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闡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



古今議論卷之二十六  
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  
言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夙弊大約如故  
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  
二也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  
強得乎

請免留都窮弁赴北襲替疏  
王守字

臣竊見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  
貧不能赴襲每起送屆期即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繇  
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  
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  
金吾右衛舍人戴德志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  
衛舍人周時縉孝陵衛舍人張世文飛熊衛舍人湯  
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  
為照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繁日損月瘠食無半飽



身無完衣。每值赴北京。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借。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守候動經歲月。多因資斧罄乏。飢寒莫救。而隕命異鄉者。歲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蔭。終世不得襲者。衛衛有之。此輩始祖皆高皇帝與文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勲勞。無罪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留都武臣漸就凋落。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查得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

併鎗。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埜題請改于南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重疲乎軍官文臣之間。關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伏乞。勅下兵部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只于南兵部研審明白。覆勘對同。但照北部事例。會同各衙門官比試。具繇類奏。即移咨北部查選。候命下准襲免其赴京。不惟可蘇武弁之窮困。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將五十一衛之窮官盡戴。

職官

職官

職官

職官



千○百○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効○忠○之○義○者○豈○淺○鮮○哉○

先生此疏變之而善董崇相先生留雍議禮揭守之而善文武之道在人兩先生功德在人

國朝官制略

林廷琛

也  
罷之何

國朝官制無不自古官助也周官太師太保太傅曰三公少師少保少傅曰三孤國朝三太三少自公孤助也洪武初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而無何復罷焉其在東宮則自唐虞教胄子助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是也內閣輔臣在黃帝時有六相舜相堯舉八愷八元謂之十六相成湯時置二相伊尹仲虺為之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皆其任也其曰尚書非周官秦寄國事于



古今諸論卷之二十九  
丞相而內廷有尚書其職僅通章奏而已在國朝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是也。曰戶部周之地官卿是也。曰禮部周春官卿。曰兵部周夏官卿是也。曰刑部則周秋官卿。曰工部則周冬官卿是也。曰吏侍郎自周之少宰昉也。曰郎中則太宰屬官下大夫。曰員外則太宰屬官上士也。戶侍郎周之少司徒是也。司徒屬官下大夫。上士則今郎中員外之任也。禮侍郎周之少宗伯是也。郎中則宗伯之下大夫。員外則宗伯之上士也。周少司馬中大夫為今兵部侍郎。司馬

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今郎中有司與司馬上士。蓋今員外郎也。曰刑部侍郎小司寇中大夫是也。曰工部侍郎小司空中大夫是也。司寇司空之屬下大夫。上士則郎中員外郎蓋其任也。虞書帝曰龍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女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通政司自納言昉也。太常寺唐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蓋其任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女作士。惟明克允大理寺自士官昉也。光祿寺自周宮正昉也。秦為郎中令掌宮掖門戶。武帝太初改為光祿勳。



執戟更直宿衛。今兼珍羞大官良醢掌醢等署。則周  
內饗外饗之職也。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  
今日尚寶司是矣。行人司乃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者。鴻臚寺即周禮大行人。漢  
改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臚傳之也。  
書周命注。太僕掌王命之官也。周禮太僕正掌王之  
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後世則以典牧馬之政。而國初  
因之。蓋自周較人。圉人。牧師。圉師。昉也。其曰上林苑  
領蕃育林衡。典牧嘉蔬。自周太府昉也。其曰軍器監

自周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昉也。國子監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民養國子以道教。以  
六藝六儀。此其任也。而職之最清華高貴者曰翰林。  
翰林非古官。意古者從容論道。朝夕備顧問官。不必  
備。惟其人。蓋謂此也。國史院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  
曰太史。周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是也。秘書監內禁  
經籍圖書所在。洪武命編脩張唯等十八人入文華  
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永樂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



古今談錄卷之二十一  
曾蔡周忱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諭之日就閣下玩索務俾實得于已。庶國家得爾之用。故其時得人比他進士爲多焉。周官御史掌書奏授法令。今十三御史六科給事則皆諫秩也。國初御史不隸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給事不他隸以專彈劾之任焉。宗正院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蓋其任也。王府官虞夏商周教國子。漢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皆其任也。司天臺自唐虞羲和昉也。太醫院自周師昉也。其在外布政司自唐虞十二牧昉

也。按唐虞內有九官。總之于百揆。外有十二牧。總于四岳。國朝內設六部則虞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則虞之十二牧也。其在內不設布政司直隸順天應天府曰府尹。周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郊。漢京兆尹皆其任也。其曰按察自召公巡行郊野昉也。唐有巡察使採訪處置使黜陟使觀察使。宋有諸道採訪提點刑獄皆其任也。其曰轉運使唐先天李傑始爲水陸發運使使之名起于此。國初置京畿都漕運司專治京師軍儲。後漕運責總督侍郎轉輸。繇布政司。



鹽課司之陞爲都轉運司。自建文始也。其曰提舉卽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外郡州守則自秦昉也。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是也。其縣令則又自周昉也。周千里有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迄今因之矣。其府州縣學官自黨庠術序昉也。其在武爵大都督府自樞密院昉也。初高皇下集慶置中書省卽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及

卽王位定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各省鎮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畱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郡牧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其在文臣總督軍務有事則置事已則革不爲恒也。錦衣衛古無其名。國初爲親軍都尉府後置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隸有將軍力士較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



捕緝等事。秦衛尉漢執金吾蓋其任也。兵馬司掌擒  
拏軍民等街市闖毆淫姦賭博溪撒搶奪一應不務  
生理之人。宋真宗以都外居民林總不無相競競則  
獄訟繁興。祇以赤縣尉理之。得毋滯事乎。乃于城外  
特置八廂者是也。國朝官未之備。其大畧取諸此  
也。

此先民部伯父平沙公筆也。公在部以清白特著  
郡志載清操傳

卷二十六終

古今議論卷之二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牧伯

陳祥道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  
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  
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  
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以為屬長連  
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眾。以



古今通考卷二十七  
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

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司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師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



職公羊傳曰下美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于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爲商制是也。

按察

施 愛 得開等

按察司之權則以副使僉事分理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則無。蓋按察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只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註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後其權稍易。而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爲



按察者稍稍掣肘。近年朝議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益非議官本意矣。愚嘗以提學官宜如典試。欽差例不受兩臺節制。亦不隸按察衙門。尚未知按察諸官之不屬按察使也。今按先生此議。則議官自各有其意矣。惜官制未之及也。先生爲有聲有翼大祖名進士。聞于世。其詩文遺藁甚多。學者稱爲六有先生。亦間稱息菴先生云。

監司

孫洙

外權之重無若主計之臣。與夫按使者。是其代朝廷班導風化而條舉綱目。振治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坐連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尚十餘州也。吏員廢置民俗舒慘兵賦調發刑罪報決一繫其任。而無徵責之科。無較課之法。其寄甚重。其選甚輕。其任甚大。其責甚薄。天下郡縣之所以未理者。弊在于此乎。夫治道之安。務在乎使官率其屬而各任其責也。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明此非難也。



今監司不任郡縣之責而優游顧望苟期遷徙未聞有陵厲風節度立事功糾劾不避權貴薦舉不遺疎遠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者也其中材者苟以苛刻爲能期會爲急商計錐刀之細務取穀帛之羨贏委政羣小任用耳目隱發爲明不平心舉奏以爲是適然也其下材者垂頭塞十訖無糾察專爲不急以妨民事蝗旱赤地矣剝民以足其歲課而不蠲租賦也開長請屬之路而高下在于權勢其甚者招通姦利而剝聚財貨反爲部吏陰把其罪懾怯自守持節循行

亟去不視職業失于下課責失于上秩滿代去雖復部吏有大穢獄刑有枉濫朝廷未嘗按坐之也惟叛卒據州城蠻夷犯邊鄙或追貶監司耳其餘一切不以爲負也臣故曰國家責小官之法太密而繩大吏之法太疎也切觀祖宗之時條貫監司纖悉甚備開寶之制使諸道轉運使歲察之選官吏之能否以爲三等焉與國中程德元矯制市秦隴竹木及事覺轉運司皆坐貶官又崔憲計竒王德裔等皆以簡慢不親事或削其爵或除其籍而追還所賜錢也咸平中



又詔以戶口增損定計臣之殿最焉祥符中亦較提  
點刑獄之課以常活冤獄者為上第而增秩進職也  
此祖宗馭臣責吏之要道也

夫民者國之本也郡守縣令民之本也古者方制四  
海而天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聖人  
法制必本于民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  
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  
本于民吏之報上一本于民則民重矣民重則郡守  
縣令重郡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故輕郡守縣  
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  
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

守令

孫洙

夫民者國之本也郡守縣令民之本也古者方制四  
海而天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聖人  
法制必本于民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  
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  
本于民吏之報上一本于民則民重矣民重則郡守  
縣令重郡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故輕郡守縣  
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  
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効者。璽書勉勵。賜金增秩。而不輒遷也。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而用之。故漢之良吏。于是爲盛。誠知所重也。魏晉以下。風俗垢弊。謂居朝廷者爲要職。治郡縣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俗日壞。敗者失所重也。唐之失。亦重內職而輕外官也。故內職常數遷。外官常滯選。然而三百年間。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國家之初。罷削方鎮。重郡縣之職。而生民頗得休息。先太祖選任郡守。輒召見慰勞。而遣之。在太宗親擇循良。分理郡縣。又

常手札細書御前印紙三十餘道。以賜所遣郡吏。先帝勵精政理。一命以上。皆廷見之。悉受訓辭。勅戒丁輕字錯寧使知自重。此乃祖宗重外輕內。憂民擇吏之至恩也。



聖主寧野。朕自重也。以歸宗重於。彈肉憂。其野。吏之至。恩  
 帝。圖。謀。效。野。一。命。以。土。皆。致。良。之。悉。受。暗。續。煉。其。丁  
 常。手。休。餘。書。喻。前。甲。錄。三。十。餘。並。以。顯。也。豈。據。吏。夫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在知人安人分伯建  
 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  
 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  
 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  
 庶官蠲苛救弊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  
 康又誠繇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于  
 又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



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  
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凋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視民如寇仇○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舉拘約者離毀○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  
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辟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  
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從移徙○非父母喪不得  
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



古今請議卷之二十一  
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郡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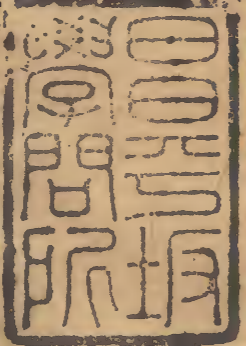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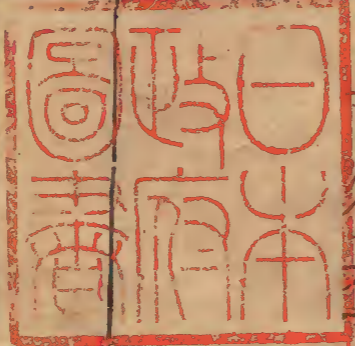
隋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漢王嘉疏云孝文時居

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故二千石守令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後變易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遂使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亦言。數易長吏。不免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損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二賢皆漢名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本朝丘文莊公曰。唐虞官九載而始黜陟。漢王霸治潁川。至于八年。聖祖官制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有善政者旌



古今詩話卷二十一  
異之秩滿者則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送故迎新之費。胡端敏公奏議曰藩臬守令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秋陞副使或叅議于北往來道路如織其能在任幾何至于爲知縣者亦僅三年卽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叅謁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卹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速進之念急則爲民之意短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蓋遷

轉煩數不遑寧居雖使聖賢居此亦無以安常行志况其下乎。



卷廿七 終



